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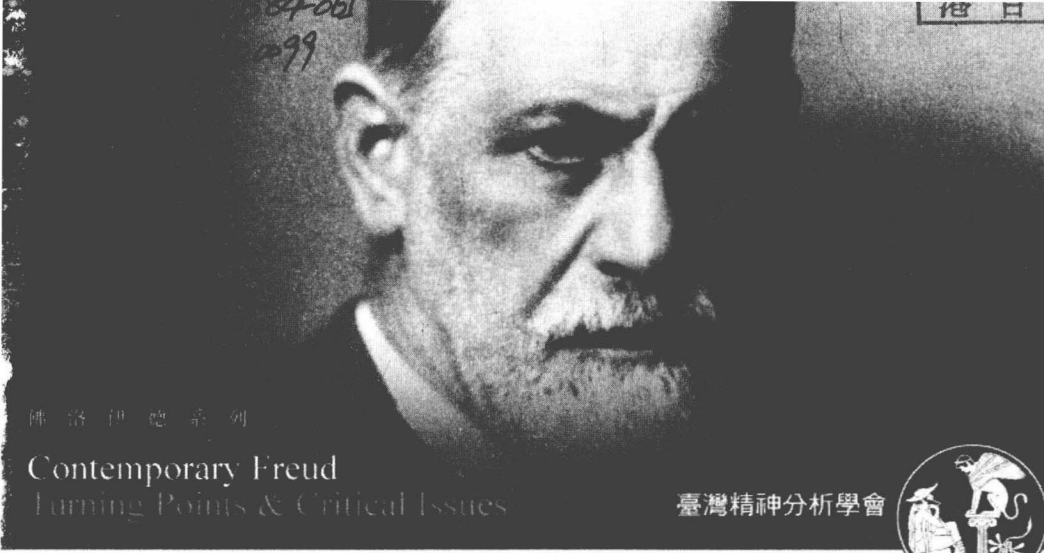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論佛洛伊德的 「移情—愛的觀察」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Peter Fonagy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盧志彬 范鈞傑◎譯
邱智◎校閱

4-001
099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論佛洛伊德的 移情—愛的觀察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Peter Fonagy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盧志彬 范鈞傑 譯

邱顯智 校閱

論佛洛伊德的「移情—愛的觀察」/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Peter Fonagy著；盧志彬、范鈞傑譯。--1版--。--臺北市：五南，2009.04
面；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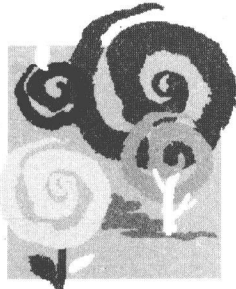
譯自：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ISBN 978-957-11-5574-6 (平裝)

1. 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2. 學術思想 3. 精神分析學 4. 移情作用

175.7

98003285



1BVS

論佛洛伊德的「移情—愛的觀察」

主 編— 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Peter Fonagy

譯 者— 盧志彬(395.8) 范鈞傑

校 閱 者— 邱顯智

發 行 人— 楊榮川

總 編 輯— 龐君豪

主 編— 陳念祖

責任編輯— 李敏華

封面設計— 哲次設計

出 版 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9年4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00元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Edited 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Peter Fonagy

Contributors

Gorge Canestri

Fidias Cesio

Takeo Doi

Friedrich-Wilhelm Eickhoff

Peter Fonagy

Merton Max

Aiban Hagelin

Max Hernández

Betty Joseph

Ethel Spector Person

Roy Shafer

Daniel N. Stern

Robert S. Wallerstein

Copyright © IPA (Trust) Limited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Wu-Nan Book Inc.

此書選自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and Critical Issues” 系列

作者簡介

GORGE CANESTRI 是阿根廷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也是義大利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

FIDIAS CESIO 是精神分析機構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也一直是這個機構的理事，以及阿根廷精神分析學會的科學部秘書。

TAKEO DOI 是日本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在東京聖路克國際醫院擔任顧問醫師。

FRIEDRICH-WILHELM EICKHOFF 是德國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以及 *Jahrbuch der Psychoanalyse* 的副編輯。

PETER FONAGY 是倫敦大學的 *Freud Memorial Professor of Psychoanalysis*，以及倫敦大學學院之精神分析單位的副理事。他也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出版委員會的財務官與副主席，以及安娜佛洛伊德中心的研究協調者。

MERTON MAX 是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精神醫學的名譽教授，以及芝加哥精神分析機構與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的督導分析師。

AIBAN HAGELIN 除了是阿根廷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之外，也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執行審議會在拉丁美洲的前任副秘書。他也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出版委員會的副主席。

MAX HERNÁNDEZ 是訓練與督導分析師。他曾是祕魯精神分析學會的會長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副會長。

BETTY JOSEPH 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

ETHEL SPECTOR PERSON 是哥倫比亞大學精神分析訓練與研究中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以及哥倫比亞大學臨床精神醫學的教授。她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出版委員會的主席。

ROY SHAFER 是哥倫比亞大學精神分析訓練與研究中心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

DANINEL N. STERN 是哥倫比亞大學精神分析訓練與研究中心的教授之一。他是日內瓦大學心理學教授，以及康乃爾大學醫學中心精神醫學的助理教授。

ROBERT S. WALLERSTEIN 曾是美國精神分析學會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會長。他是舊金山精神分析機構的訓練與督導分析師。

序 言

這是「當代佛洛伊德：轉捩點與重要議題」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三部，接續於論佛洛伊德的《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以及佛洛伊德之《論自戀：引論》這兩本書之後。這系列書肇始於 **Robert Wallerstein** 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時所提出的觀念，其理念乃在於增進世界中各個不同精神分析中心之間智識上的溝通。

每本書都以佛洛伊德經典的論文為開端，之後由位於不同理論觀點與地理位置的傑出精神分析老師與理論家們來論述。他或她除了中肯地回顧文章之外，每位參與者都被要求要萃取出論文裡重要且持久的貢獻，澄清其模糊，在原始的論文與當代議題和關注之間建立起某條持續的線路，並表達回顧者自身的觀點，就好像他或她正在教授這篇論文一般。這些文章用於在全世界授課的補充，已被證明是有用的。那也一直是我們的願望，每位讀者將被引入與每位作者的個人對話當中。

佛洛伊德論文的選擇以及每本書的當代作者，是由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出版委員會所做的決定，他們是以一個大顧問委員會之推薦，以及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 **Joseph Sandler** 商討的結果為準則。目前的出版委員會由主席 **Ethel Person**、**Aiban Hagelin** 與 **Peter Fonagy** 所組成，非常感謝顧問理事的大力協助，讓這些作者們可以在這個計畫中深厚且極端成功地投入。有鑑於前面兩冊書籍的成功，我們相信卓越的結果是足可預見的。

特別感謝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執行長 **Valerie Tufnell**，以

及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出版執行長 **Janice Ahmed**，因為他們在協商像這樣一個大膽的國際業務時所呈現的組織技巧與不屈不撓。另外我們想特別感謝 **Person** 醫師的執行協助，還有 **Jessica Bayne**，她一直不辭辛勞地追稿。**Gladys Topkis** 以及她耶魯大學出版部的同事們是出色，用心且技術卓越的編輯群，他們的編輯意見一直是最高品質，而且他們讓這本書問世時的耐心與照顧是必須被讚賞的。

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PETER FONAGY

前 言

現今，隨著建立得如此良好的精神分析，以及關於它的知識（以及傳說）是如此地廣布，許多人相信病患「應該會」愛上他們的分析師。可是，雖然病患愛上他們的醫師是相當常見的，但他們為何會如此的原因則不明確。

佛洛伊德是第一位描述移情—愛（**transference love**）的人，第一位將它在我們生命發展當中的前因，以及在精神分析過程當中的意義加以理論化，也是第一位在移情—愛與現實生活之愛之間做出連結的人。但對情慾移情（**erotic transference**）的瞭解，不是在一夕之間促及的，對佛洛伊德而言也是如此。第一個獲得他注意的移情—愛的故事，是有關於他的老師兼同事約瑟夫·布洛依爾（**Josef Breuer**）對安娜·歐（**Anna O.**）的治療，這個故事是布洛依爾告訴他的。雖然他們關於安娜·歐的談話發生在 1882 年，但直到 1915 年，佛洛伊德才逐漸地完全察覺到它們的重要性，並將他的洞察加以具體化成為「移情—愛的觀察」（**Observation on Transference-Love**）這篇論文。

「談話治療」（**talking cure**），精神分析的早期前身，或多或少是從安娜·歐的治療過程當中意外地發展出來。安娜·歐，一位有著許多歇斯底里症狀的女性，開始了一種自由聯想的過程，在當中她說出了每一個症狀的起源，並神奇地讓症狀消失了，這樣的過程，她稱做清理煙囪（**chimney sweeping**）。圍繞在她治療結束時所發生的事情是如此的戲劇化，以至於它們迂迴地導向了移情概念的生成，特別是情慾移情以及它同時

對病患以及醫師的傷害。

關於治療結束的一則說法，是布洛依爾結束這個治療，另一種說法則說是病患自己結束的（見 Sulloway, 1979，另一版本的說法）。在較廣為人知的版本當中，布洛依爾變得越來越著迷於安娜·歐的治療，他被認為忽略了他的妻子，並終究挑起了她的嫉妒。當發現到她的不舒服時已略遲了一會，布洛依爾突然地終止了安娜·歐的治療。沒過多久他就被召回，並發現到他的病患正值一歇斯底里的生育（*hyterical childbirth*）。他使她鎮定了下來，並在第二天帶他的妻子去二度蜜月。佛洛伊德在寫給妻子瑪莎（*Martha*）的一封信當中，講述了這個故事。根據鍾斯（*Jones*）的說法（1953, 225），瑪莎「她自己認同了布洛依爾的妻子，並希望同樣的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她的身上。對於這一點，佛洛伊德譴責她的虛榮，竟會認為另外一位女性可能會愛上他；『只會發生在像布洛依爾這樣的人身上』」。換句話說，佛洛伊德否認他的病人會愛上他的可能性，然而瑪莎似乎直覺地明瞭到這個問題的普遍性。佛洛伊德在之後才開始認為安娜·歐對醫師的反應是一種通則，而不僅是個例外。而在第二種說法裡，是病人自己強烈要求停止治療。但兩種說法都共通地提到了一項重要事實，就是在治療結束的時候，無論是怎樣開始的，最後是以病患的假性懷孕（*phantom pregnancy*）作終，帶著她那明顯的說詞：「現在布醫師的孩子要出生了！」（*Now Dr. B.'s child is coming*）（Sulloway, 77）。

然而，在當時，對布洛依爾或佛洛伊德而言，假性懷孕並沒有成為此個案的顯著特徵。蘇洛威（Sulloway）提出在1932年，佛洛伊德寫信給史帝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聲稱他曾忘記所有關於安娜·歐假性懷孕的事情，直到數十

年之後他寫「精神分析運動史」(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時才回想起來(Sulloway, 1979, 80)。湯瑪斯·薩茲(Thomas Szasz, 1963)注意到移情—愛可能會造成治療師的不舒服,而提議說,初期對移情—愛之理論的觀察或許是無可避免地得由愛戀對象以外的其他人來提出。但僅只身為布洛依爾的合夥醫師,顯然便足已讓佛洛伊德太過靠近移情—愛而感到不舒服,以至於他的回憶遺失了安娜·歐治療的創傷性結尾的特定內容。佛洛伊德花了一些時間才領會到瑪莎立即察覺到的事物:正是治療的情境能助長情慾的感情浮現在病人身上,而如同它所促成的效果,治療師的部分亦是如此。佛洛伊德對移情—愛現象的洞察,是得力於他日益熟習在治療情境下衍生出情慾的感情的報告,他從一些精神分析師以及有時從他的病患那邊聽到的問題,包括至少一到兩件關於病患—醫師情愫的行動化,以及藉助於他察覺到自己對一位病患的情慾的感情(由我們的一些撰稿者所記錄下來的事件)。只有在接續暴露於移情—愛的現象後,佛洛伊德才能夠重新詮釋安娜·歐的案例。對於移情—愛廣布的可能性,佛洛伊德緩慢的辨識也許意味著某種程度上,它在當時運作的力量與威脅,而它在現今也持續地如此運作著。

到了1915年,佛洛伊德將這種現象的洞察化為「移情—愛的觀察」,而他在1911年到1915年之間發表的討論技術的六篇簡短論文的最後一篇中,便整合陳述了一個理論——關於移情和關於情慾移情(erotic transference)與「墜入愛河」狀態之間的關係。宣稱要將他的評論傳達給初學者,佛洛伊德選擇了一個非常難以處理的例子,在一種劃分得相當清楚的情境之下處理移情:在這情境當中,女性病人宣稱愛上了她的男性分析師。佛洛伊德整理出這種情境的三種可能的結果:永久合

法的結合，分析的中斷，或者是非法的戀愛關係。然而，如同佛洛伊德所指出的，在這仍有另外一種可能性——特別是一種分析式的結果。分析師必須要辨識出，是分析的情境刺激病人去愛上他，而不是他的人；也就是說，移情—愛在本質上是無關於個人的。分析師必須向他的病患強調，她愛上他的經驗是「無可脫逃的命運」，而這是必須被分析的；否則這個治療必須結束。

移情—愛的爆發是一種阻抗（*resistance*），發生於病患正在面對著潛抑（*repress*）的記憶被痛苦地挖掘出來的時候。佛洛伊德在 1915 年相信情慾移情主要是一種對治療的阻礙，並建議治療師向病人說明，她會愛上他只是為了要逃避那準備要做出的痛苦發現。作對治療師的一個告誡，佛洛伊德強調在分析師這一部分，不僅只是需要「舉世皆然的道德標準」，以他的觀點來看，更重要的是要禁慾（*abstinence*），出自於對「真理（*truthfulness*）」的承諾。病人對愛的渴望既不可以被壓抑，也不可以被滿足。而是，分析師必須要將移情—愛看待為像是某種不真實的事物，「那是必須在治療中度過，且回溯到其無意識源頭的情境，而這必然會協助把所有那最深埋於病人情慾生活中的東西帶進她的意識中，並因而受她所控制。」佛洛伊德也十分明白，對病人與醫生而言，他們看待移情的方式是相當不同的。分析師將它喚做移情的東西，病人則常會將之經驗為愛的純正感情。在移情—愛與真實的愛之間，佛洛伊德看到了連續面——不僅只是它們之間的區隔——而佛洛伊德在這上面掙扎著。他在診療室內所觀察到的現象讓他能夠去發現到，移情與浪漫愛情的客體（*object*），同樣都是童年原初客體（*original object of childhood*）的再版。對佛洛伊德而言，所有的愛都是一種重新發現，重複嬰兒式的反應（*infantile*

reactions)；但他聲稱，因為某種不太清楚的原因，移情—愛被重複的束縛給主宰著，程度遠超過浪漫的愛情。佛洛伊德對移情—愛與「真實」(real)的愛之間重疊性的洞察，對於要瞭解愛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但它們也開啟了另外一種問題，也就是現實(reality)的本質，雖然某種程度上這是略微離題的。在論文當中首度指涉到現實的部分，似乎有點不太切題：它跟佛洛伊德的內在衝突有關，他想要呈現精確的病人資料，但「持續碰到了那專業判斷上的義務……〔但是〕截至目前為止，精神分析的發表也是真實生活之一部分，所以我們在此有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159)。我將這段看起來幾乎離題的評論，視為一更大問題的預兆，這問題就是描繪重疊的、矛盾的或不同的現實，以及這是如何地讓單一現實(singular reality)的評量或定義變得更加困難，如果有可能這麼做的話。譬如，佛洛伊德提出一個疑問，關於移情—愛的「真實」本質：「那就好像某個假裝的片段被突然插入的現實所打斷一樣。(162)」在建議治療師教導病人，讓他們知道移情—愛僅只是情感的轉移(transferential)之後，佛洛伊德回到這個問題：一邊是真理與現實，另一邊是移情—愛，這兩者之間的比較。他詢問著：「這種在分析治療裡彰顯出來的戀愛狀態不是真實的嗎？我想我們已經告訴病人實情了，但並非不論結果地告訴他們整個實情。(168)」在這非常細微與探詢的觀察，佛洛伊德挑起現實之本質的問題，這問題是關於什麼是錯覺、什麼是真實，以及差異是由什麼所組成。這個主題反覆地出現在這一輯的數位撰稿者的評論當中。自從佛洛伊德首度描述移情—愛後，數年來精神分析對移情的觀點已經逐漸地拓展。不再將之視為一種阻礙，移情的產生與對它的分析，現在被視為精神分析過程的核心。移情分析(transference analysis)顯然已經取代夢的

分析，成為通往潛意識的「康莊大道」。然而，儘管它的侷限，佛洛伊德的論文不僅只是描述，並詮釋了一些在精神分析情境當中正在進行的事實，也開啟了許多攸關於當今理論問題與技術困難的議題。因此，這是一個出發點，由此去探索移情的本質，以及後佛洛伊德（post-Freudian）時期對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研究的貢獻：對於展現移情—愛的極端形式的女人，它討論這女人的特殊心理；它傳達了一系列的技術戒律，有些經歷過了時間的考驗，有些則被修正；而且它是對愛情心裡學的早期貢獻。在論文當中，隱藏了一個性別差異的假設（或者有人相信這是一種性別的區隔），截至目前為止，論文所觸及的都侷限於女性病人愛上男性分析師的狀況；間接的，這篇論文預備了關於在精神分析情境當中性別角色的討論。而最後，這篇論文明確地把對真理的熱愛放置在精神分析志業的核心，並在同時提出問題，攸關於虛擬（virtuality）的本質（我們現在或許可以稱之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與現實（reality）之間的比較^[1]。

撰稿者們對這些諸多主題的討論已經遠超過編輯的期待，他們不僅傳達了不同的理論觀點，同時也選擇了不同的重點加以強調，從反移情到發展觀點（developmental），從佛洛伊德作品範疇內典範的變動到浪漫愛情的本質。我們的每一位撰稿者都採取了各自獨特的策略來解析佛洛伊德的論文：譬如，擷取當代臨床問題以促進佛洛伊德的探索；細挑出那些在之前佛洛伊德講述時尚未提出或回答的問題；或者是將移情—愛的主

[1] 在佛洛伊德的論文當中也暗示著，愛無法完全被瞭解為性本能的一種目的抑制的昇華（an aim-inhibited sublimation of the sexual instinct）；由此出發，這篇論文指出了一條通往拓寬動機（motivation）概念的道路。

題，以及整體而言算是移情與反移情的主題，放置到現今精神分析理論的脈絡當中。

Friedrich-Wilhelm Eickhoff 觀察到，佛洛伊德論移情—愛的論文雖然簡短，但「在爭論關於詮釋精神衝突（psychical conflict）與直接情緒經驗（direct emotional experience）之間療效顯著性的比較中，它占有一重要顯著的位子」。在這篇有著學者風範的精心力作當中，Eickhoff 將這移情—愛的論文放置到一個脈絡之下，即佛洛伊德逐漸發展出關於移情與移情—愛的思考過程中，所涉及的文本，包括了安娜·歐的案例，佛洛伊德的通信，論文「詹森的格拉蒂瓦中的妄想與夢境」（Delusions and dreams in Jensen's *Gradiva*），朵拉的案例，以及論文「記憶、重複與修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他要我們留意海涅（Heine）鮮為人知的詩「流浪的鼠」（The Roving Rats），這首詩可能是佛洛伊德對那些展現極端移情—愛的女人，評論他們只能透過「邏輯熬成的湯，用辯論做成的水餃」（the logic of soup, with dumplings for arguments）才能接觸的來源。

在一學術且令人感到興趣的附錄中，Eickhoff 摘錄了佛洛伊德知道的關於病患—治療師戀愛情事行動化或接近行動化的重要案例（不僅只是有名的榮格〔Jung〕與莎賓娜·史碧爾埃〔Sabina Spielrein〕的案例，也包括了費倫奇〔Ferenczi〕近期報告的對一位女性的治療，這位女性後來成為他的養女），而這些讓佛洛伊德有必要去撰寫關於移情—愛的論文，倘若不是那麼迫切的話，他充滿洞察力地陳述了佛洛伊德論文當中的主要原則，討論著中立（neutrality）與禁慾（abstinence），詮釋（interpretation）、滿足（gratification）與姑息（appeasement）之間的差異，佛洛伊德對真理的信奉，以及愛的移情（love

transference) 與移情—愛兩者之間的差異 (有些人將這指涉為色慾化移情 [eroticized transference] 與情慾移情 [erotic transference] 之間的差別)。

或許 Eickhoff 對佛洛伊德移情描述的細緻討論中，最引人入勝的貢獻在於，移情是「疾病與真實生活的中間地帶 [intermediate region]，藉此可以從一處過渡到另外一地」(「記憶、重複與修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他在一系列的作品當中追溯這個概念的影響與演進，洛瓦德 (Loewald) (中間地帶，「一種錯覺，一種遊戲，它的特定衝擊是仰賴於它被同時體驗為，既是現實，也是想像的產物」)；溫尼可 (Winnicott) (一種「第三空間」[third sphere]，遊戲的空間，涵蓋了創造的生活與整體的人類文化經驗)；藝術史家恩斯特·高布瑞克 (Ernst Gombrich) (「真理與欺瞞的中間地帶……在裡面，我們意識且自由地讓自己臣服於錯覺當中」)；以及寇哈特 (Kohut) (分析情境不是真實的，就文字的尋常意思而言……〔但它〕有著特定的現實，就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藝術經驗的現實)。Eickhoff 依據這些考量，對佛洛伊德給分析的建議做出一個簡明的釋意：「分析師對所提供的情感不得做出回饋，這樣的義務是根據分析技術的考量——也就是，必須要將此情境視為「某種不真實的事物」來處理，藉以在它的虛擬性質當中瞭解與詮釋移情」。

Robert Wallerstein 的撰稿，一種清晰的模型，同時採用移情—愛的論文與佛洛伊德稍早之前的論文「移情的動力學」(The Dynamics of Transference, 1912)，藉以顯示佛洛伊德對移情抱著兩種某種程度上互相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似乎暗示說非常強烈的移情反應是精神分析治療情境的人工產物；另一方面，他將移情視為普遍存在，形塑日常生活當中所有的行為

與關係。Wallerstein 指出，這種兩面的觀點是佛洛伊德偏好二元論的特色，它代替、或有時讓步，給一種更為細緻的覺察，將正常與不正常的行為視為連續的面向（佛洛伊德將事物二元化的傾向，可以顯著地在他對移情的分類中看到，在一邊是負向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與情慾移情，另一邊則是「無可辯駁的」正向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這是種無法經歷時間考驗的二分法）。我們對移情的概念已經充足地精鍊過，因此對所謂無可辯駁的正向移情的分析，被認為是分析的一部分與面向，藉以顯露出潛藏的動力與任何其他形式的移情。

不論如何，Wallerstein 辨識出在移情—愛論文當中重大且耐得住考驗的深入觀點：(1) 佛洛伊德的辨認：他看出在治療環境中情慾感情的挑起有著高發生率，以及它們造成的技術與道德危機；(2) 佛洛伊德的說明：他闡述了一小群的病患，對她們而言，情慾的愛被動員來當作阻抗，並造成無法解決的狀況；以及 (3) 佛洛伊德對技術指引的建立：他建立了技術的指引來處理這種移情——在分析師的這一部分有「禁慾的規則」以及中立。Wallerstein 指出這些對移情—愛的深入觀點，都是在拓樸理論（topographic theory）的脈絡當中寫成。結構理論（structural theory）的接續發展則對這些現象提供了一種更為複雜的理解，並進一步導致技術指引的修繕。比如說，「中立」在拓樸理論當中幾乎是與禁慾同義，現在則是指一種職責，分析師得要與病人顯現的自我（ego）、本我（id）與超我（superego）保持等距離（equidistant）；而禁慾則維持它本來的意思，拒絕去滿足病人的力比多（libido）與攻擊驅力（aggressive drive）。特別有用的是 Wallerstein 對以下議題的回顧，他回顧不同理論家對可能發展出極端情慾移情（extreme erotic transference）的前驅狀態的解釋方法（現今這種移情被